

盛成文集

译文卷

YIWEN JUAN ANHUI WENYI CHUBAN SHE

HENG CHENG WEN 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献 辞

题赠海兰娜

小舟初次下水,必须舟子求神保佑或托庇于活的象征或借人崇敬之名。夫人,请依此惯例,肯为此书下文海守护之神,此后当能保免飓风,赖此后妃之尊号早经圣教造成圣名并经忠诚鼎力于我倍极神圣。

巴尔扎克

1841年初版自序

如果这部书在今日所谓戏剧上算完备的话,确在将来的任何时代所称为道德上是残废不全的。此处同其他《乡村生活集幕》中相同,无关于多言一种史实,意在散布新而有用的真理,假使有新的真理。然而,我们时代中无理底尝试不曾给予旧的真理,新奇之一切邪趣么?

因此,在作者的计划中,这本书,决不贡献些小说兴味,为一般读者所贪求的。而他们急急地翻完一本八开的书以后再不读了,知道了个中底蕴之后,好像为大多数群众兴味太少,仿佛必要将内容充实而用有真理性质印成的一种戏剧理想来提高它,可是须同本书的情调相吻合。两种极大的难关为读者不十分在意的!所以作者此处敬告大众以及少数读者,还心爱着文学,而他们在研究现代诗律的新方法呢。诚然,如果《村教士》一书或者可作书用,一个“眼前日子”,我们用一句俗话可以解释一切。如果《乡医生》有现代式慈悲于文化上的功用,这本书也该供给天主教徒悔罪的应用。因此,《村教士》应该比那本书高尚些,并且在计划上,以及在意念上,以及在形象上,以及在文章上。宗教不比慈悲更加重大么?宗教是天上的,那种是纯粹人间的。这样一来,《村教士》确更难下笔而须较深之研究,须有直刺深心掘出而埋藏的概念,外形还须简

单。一切作品,无论您想象中多么伟大以及多么诗意,是不难下笔的。比起一种关于宗教的著作,投入一群民众之中,或无可无不可,或百无一信的而受伟人之请来作新革命的。政治的理论,属于本题的,自应比《乡医生》还要勇敢。依照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说来,凡有灵魂责任的人自然比有形体责任的人,较难接受调解。波纳住持教士用什么方法将一地不好、落后、无信念、自愿为恶,并且务求有罪的人民变成一地良好、前进、信教、具有最优思想的人民?那里自然是本书的宗旨。解释副助他的人物,描写他们,唯最将他们深切的思想,显示出来并且让它自由发展,这就是本书之意义。

不止一个读者要想到作者不曾在威灵仙主角的环境内,聚集了人物如波纳住持、杜太一大主教、克罗西爱、日拉耳、卢波、老高罗以及吕芬,仅仅乎做些傀儡。所以,只在道德程序上而不在戏剧程序上,有一种溶解法或者为关心于这些高深道德及宗教政治问题的人们所注意的。这种缺憾是存在的,而阙文就在章名《末日之事》的前面。直至威灵仙到了蒙台村所有的大事确不过是真本的原书开端小引。重要的主角是波纳住持,在他的周围其他的角色,受他的吸引,他是中心人物。至于目前出版的此书,住持教士不过扮演一个配角。

对于发现这种阙文的读者以及同情于沉思熟虑所示的《村教士》之读者,作者自认曾保留了一部书,其位置在一切角色出现之后及葛夫人去世之前。这部书内容包含着新教徒工程师改奉天主教,纯正的专制政体之学理的解释,取材于穷乡僻壤生活中富于表情善于辞令的事实。各种不同的插话,其间如法拉卑石一段,波纳住持着手他的使命,还有解释他所用的方法实行他传教计划的片段,以及作者痛惜而鄙视村中的

第一次领圣礼,住持教士所用的问答教授法传授教义问答书,教会学校中兄弟阶级等等。

这种遗漏,非常不幸。其理由自然不可宣布,然而或者不是无用的说缺乏保障形态之下使所谓“新书”书店不敢尝试。这种事实,可太多了。或者,在其他忍辱负重的文人们自身利益上,是一种本分来解释 1840 年的时候,这个书店要出版一部三本书的著作,其中讨论道德上政治上哲学上宗教上的严重问题,超过其中纯粹小说的部分,是几乎不可能的。直到恢复保障为止,不要觉得疲劳而厌恶,不去控诉这个时代的罪过以及国家最富生气之命脉的永不留意。国家在平时的行动由于文人笔的一致行动;国家在战时的行动,由于武人刀的一致行动。从来法兰西的文人阶级不曾如此之不幸,自文人作了领袖,上了政治舞台之日起,而这是极易了解的,人家最怕的是自己最熟悉的,而怕的化装就是一个装腔太过的轻蔑。

在目前形状之下的出版书而在其意义上,历史是全部的,而或者人家可以觉得这段纪事是在作者已往创作中要算最感动人的一篇。葛夫人的面目可以相比于《幽谷间百合》里的莫尔索夫夫人,以及《乡医生》中自掘墓穴的姑娘。读者与书商也都可以不必感觉到这一个秘密阙文的苦痛了。

如此,或者,这部书永远如此,因为法拉卑石的一段已够明白住持教士所用的方法改变他教区的民风而或者足使人们一瞥其究竟了。

巴黎,1841 年 2 月

译者序言

我从西方回国的那一年，中华书局当时有世界文学名著翻译的计划。法国方面，曾觉之先生同我分担了。他担任夏铎碧里安，我选了巴尔扎克。我并且指定了《村教士》。

后来我到北京大学去教书，遂从事译文。我译了好几次，停了好几次，终于搁笔。因念谚语有云“Traduttore, traditore”（“译者叛徒”），无论如何，对于作者，不能忠实。后来因为我对于作者要忠实，而对书局方面反失信用，这使我进退维谷，深悔当初之轻诺。

严又陵说过译文必须信、达、雅。直译则信而不达，不必谈雅，比原文难读，如由译文再直译成原文，真要气死作者，文字不通，奈何奈何！意译则雅而不信，译文通达，西洋人穿了中国衣服，难识庐山真面目。

我终究胆小，不敢做叛徒。谈起巴尔扎克，我们还是先后同学。他进万多门公学的时候，那是1807年。我进校的时候，是1920年，在他后113年。我进万多门中学大门，望见院墙凹处，有这位老同学半身塑像。从此以后，我就认识了他。

有一次我特地跑到都尔，去凭吊他的故乡。后来我回到巴黎，饿着肚子，当去赖夏斯父公墓避债。我席地坐在他的坟前，望着远处的垂柳。

巴氏的《人曲》，是丹第 19 世纪的《神曲》。大诗人雨果代表文人协会在巴氏下葬时致词说：“与其说是‘曲’不如说是‘史’”。丹第生在中古黑暗时期，教廷与帝室，贵族与平民，各种冲突，各种矛盾，使丹第颠沛流离，写成《神曲》。巴氏生于法国大革命后共和 7 年花月 27 日。死在第二次共和 2 年。身经第一次共和第一次帝制，其间拿破仑生死盛衰，路易十八借外力而复辟，拿破仑卷土重来之百日政治，路易十八之白色恐怖，查尔第十之摧残言论，巴黎之 7 月推翻一王室拥护另一王室之革命，路易菲律勃第一之财主首相内乱外战，二次共和之蜉蝣命运，巴氏莫不体验。这许多白骨，遂造成他的《人曲》。

知道巴氏身世以后，我们就可以研究他的作品。人人都赞美巴氏的杰作《欧贞妮·葛朗代》，但人家称他为《欧贞妮·葛朗代》的作者，巴氏大怒。巴氏在《人曲·引言》内曾自比布风。他描写的人物典型好比布风的动物典型。他说布风描写雄狮的时候，他用几句就将雌狮描写好了。他说人类里面，女人可不是雌狮。男子同女子，在同一家庭内，可说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所以描写人的生活，人和生活，人包括人物，男人女人同事物三者。

巴氏虽然描写人物，注重写实，可是他的人生哲学，并不悲观。写实中含有理想。巴氏可说反法国服尔德派正统思想的中心人物，他不主知而主情，不主疑而主信。

所以巴氏是有情人并且是多情人，并不因乱世人心而失去同情。巴氏是信徒，并且是基督教徒，并不因耶稣会之阴谋横行而反对旧教。

他说：人本无所谓善恶，人生之初，即具有本能与能力。

卢梭认人类的堕落为社会的罪恶,其实社会使人类向上,趋于更善,亦使人类向下,趋于利欲。基督教尤其是加特力教,我在《乡医生》中曾说过是抑制人类向下堕落的一个完全体系。因此,是社会秩序中一个最大底要素。

巴氏当时以为“拨乱世反之正”必始于启信。可是他当时的宗教,是造成社会罪恶的主因,耶稣会就专用利欲来腐化青年的。所以他写了《村教士》。

他在初版《村教士》序言中说:如果《乡医生》于文化表现现代式慈悲,则《村教士》应该供给天主教徒悔罪之用。因此《村教士》比《乡医生》高尚些。

巴氏的这本书,是他直刺人心掘出而埋藏极难下笔之作。吾师介德思先生(Patrick Geddes)极推崇巴氏,尝使门人读《村教士》与《乡医生》。

所以我敢起头来译曲高和寡人不注意的巴氏杰作,一以纪念苏格兰大师,一以介绍巴氏之“天上”思想并且证明《人曲》(Comédie humaine)即是19世纪之《神曲》(divina comedia)。

我并且很坦白地向这位老同学抱歉道:你是作者,我是译者;你是信徒,我是叛徒。

叛徒毕竟做得坦白些,我在作者的每章每节后面,都加上了解释底“注疏”。

注疏,按《周礼·天官·冢宰》注疏云:“注者,于经之下自注己意,使经义可申,故云注也。”

中国先儒早有注经之举,东汉已盛行。例如郑玄注《仪礼》《周礼》《礼记》。至于译注,当自佛教入中国始。

西洋之注经,当以《圣经》始;类似《毛诗》之笺注,当推荷马诗之注解。其他古书亦多注释。至于译注,亚历山大里亚

时期即多《圣经》译成希腊语言外加注解了。关于其他宗教典籍如印度之《吠陀经》，斯干的那维亚的《爱达诗》(Eddas)，琐罗斯德的《亚吠陀经》(Avesta)，回教的《可兰经》，都有注解。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解，使亚吠罗外号为注释家。

关于丹第《神曲》的译注，各国已出了不少的专著。其中的神秘部分以及不易把握的辞句，都经译注者加以解释，使沉在下面的深意也显到外面来。

巴氏的《人曲》，不须要注解吗？巴氏既采纳他自意大利归来的朋友的建议，又加上他本人宗教的观念，创造这一部19世纪的《神曲》，有注解之必要，那是必然之事！

我更大胆地来向这位老同学抱歉道：你是作者，我是注者；你是好人，我是坏人。

盛 成 1937年6月1日上海

目 次

献辞

1841 年初版自序 1

译者序言 1

第一章 威灵仙 1

第二章 大石龙 60

第三章 蒙台村 91

第四章 村中去 144

第五章 盖棺前 273

第一章 威灵仙

—

30年前的下里暮日城内，有一家老店，坐落在老邮局路与城心街转角的路口。从中古以来，门面没曾装新过。门前铺着碎石，如行路的人不留心，一脚高一脚低地走来，一定会滑倒在这一块干一块湿的地上。灰色门墙上面，现出一种不常见的镶嵌艺术：石头砖头木屑铁片，交砌成的图案画，既坚而实。坚实是日子久了的结果，也会是偶尔成功的咧。天花板岌岌可危，倾斜已经一百多年了，是大木柱子改做的。天花板上，还有好几层楼呢。楼的型式是有搁栅的，可以安置陈列品。楼的外面，用青石板的装饰，钉成各种几何式的图样，好像古代绅士宅第简朴的外貌。至于楼窗，没有一个还能直立的，都倾斜得利害：有的向外突出它的鼻子，有的反而凹进去了，有的甚至于要夺框而出了。木头做的窗框，过去还看得见雕刻。现在呢，上面的装饰，被无情的风雨，剥落殆尽了。所以没有一个窗牖上，不被雨雪侵蚀了许多痕迹，凿掘下许多隧道，罅隙中填满了不知从何而来的腐殖土。每逢春季，数朵轻盈小花，从那深处放射出来。花间附着莠萝，出土后，攀窗缘壁。还有绿草纤纤，在裂缝中杂沓着。一块块的苔藓，仿佛

绿绒，平铺于屋顶或支柱之上，欣欣向荣。墙角上有一根石柱，其实并不是石头的，是用石头和砖头以及砂砾组合而成的水泥作品，看上去要令人不寒而栗；好像它向你鞠躬，仿佛几天以内，楼的高压，就再也无法抵抗得住了。墙壁之上，仅仅涂饰过一层石膏，木板是不曾钉过的。现在石膏一块块突出来约半尺多长，好像一群飞鸽，大有悬崖难于勒马的形势。所以当地市政府以及国立公路局，为公共安全起见，都要出钱来买这座店屋。同时，将它拆去之后，好让十字路口放宽些。那墙角的石柱，位置正在两条路交叉的角尖上。是凡研究里暮日掌故的人士，都自然而然地注意到这个地方，来鉴赏一座美于浮雕的壁龛。内中留有一尊童贞母的圣像，可惜法国大革命将像弄残废了。素好考古而自命为考据家的当地绅士，路过那里的时候，一定注意到圣母像前的石级遗迹。据他们说，石级之上，曾有烛台，一本分枝，烛光辉煌，善男信女，专诚敬神！献花许愿，挂彩酬劳。屋内深处，有梯可上楼，梯木也早被虫蚀了。由此可上三楼，屋顶还有藏谷堆物兼用的脊阁或顶楼。楼背正倚着两座邻屋。所以深不能再深，长不能再长，日光也受着限制，只好从窗牖间射进来。每层楼共有小室两间，每间只有一个窗户，阳光即从那里进来。一间方向朝着城心街，一间对着老邮局路。中古时期，手工匠很苦，没有一个住得起好房屋的。这所店房，照这样看来，是这一类人的产业，毫无疑问的。当年有些手艺工人，例如做短锁子铠甲衣的匠人，做甲冑或造武器的手艺，刀匠或利器工人，平时都不厌弃野外工作，住房子也就不讲究了。这座十字路口转角的店房，如果不下铁窗门的话，永远不能有丝毫光线，可以透得进屋子里来的。毋容多赘，屋子是极其黑暗的。墙角柱子的两

旁,各有一门。一条街有一道门可以进出的,这在两条路转角地方的店房,往往是如此的。门皆有门限。石门限非常美观,石磨光了,可见年代远了。门内有小墙一道,高可扶手;楼屋的梁柱,和扶墙上槽沟,彼此间交相对称的。门面的高墙,每边都以梁柱为基础的。自从亘古以来店主要关门的时候,先将粗重的百叶窗,由壁槽间滑了进去,后再拴上一根铁条,伟特而粗笨,紧紧地将窗门镇压着。店门也是同样的关法,用的同样器械。如此关了店门之后,人在店内面,好比在一座有防御工程的堡垒里。19世纪头20年,里暮日的人,可以看见店里面堆满了碎铜、烂铁、旧弹簧、锈发条、坏钟、破铁轮,以及拆毁宫室庙堂来的一切金属零件。有些素好研究古城中零零碎碎的人士,在店内熔铁炉的铁管嘴子上面,发现一条很长的臭痕。这一条长的烟尘,是考据家认为唯一的历史考证;由这个凭证,可以推测出店的前身哩。店的二楼,有屋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三楼也有两间小屋,顶楼堆积店内精细零件,其余比较粗糙些的杂物,就随便乱置在各处。这座店房,先租后买,由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惯跑庙会市集的老苏买去的。老苏姓苏维亚德,自1792年起至1796年止,四年之间他在乡间跑来跑去,沿途叫换他的货物。奥威纳省周围50里地以内,常碰到老苏的踪迹。他到那些地方,去叫换陶器。他有盆子、碟子、杯子、盘子,以及其它日常用品,最穷苦的家庭,在所必需的用品。他换人家青铜旧铁和铅块子,以及无论如何化妆的五金变态之零件。老苏做生意的方法,不愧为奥威纳人。他拿一只小黑土锅子,价值两个铜元,同人家换一斤铅条或两斤碎铁。老苏没有一件他不要的:破锄头、坏铲子、裂缝的旧锅,到了他的面前,预先估计估计,不消说,奥威纳人的算盘,只向

内打不向外打的。他件件都由自己亲手称过,看过分量,合过了价,估计好了再交换的。1795年,他跑乡下的第三年上,老苏在这些买卖之外,加上铜匠一行。不说他1793年买了一所住宅,由国家经手拍卖的公馆。他买到手之后,将全宅分成好几块,好几座房产。他赚下许多钱又到别的范围内去活动。结果,他的尝试,居然都成功了。他计划再扩充他的事业。他想上巴黎去,找他一个同乡,共同来经营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忽然他想起组织黑帮,这个以善于蹂躏社会而得名的秘密集团,忽然在苏老头儿脑筋中出世了。27年以来,里暮日的人,谁不认识沿街叫卖的苏老头儿,谁又不知道苏家老店?提起苏家老店,谁又不联想起他那穷店里的人物?老苏在破钟、铁链、连枷、绞刑架、扭曲的铅管、合一切铁器的断篇残简之中,度着人的生活,也可以说他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从来不曾听人家说过什么秘密组织以及其内容范围。他加入黑帮,并不亲自来经营的,他托一个著名的公司,碧来莎克公司经手他的股份,他是享间接权利的。他那年50岁,正是1797年,老苏觉得赶市集赶庙会赶得太累人了。他原籍是奥威纳省,倒想在里暮日成家立业了。因此他娶了山氏为妻。山氏是老螺夫山八业的女儿。山八业,也是一个老铜匠。老泰山不久就崩去了。老苏娶了老婆,买了房子,成家立业,继续经营他的破铜烂铁。他岳父死后三年,他们夫妇还常到乡间去叫卖哩。老苏娶老山八业的女儿的时候,他已整50了。山氏呢,不在30以下,既不美丽,又非妙年,与老苏同乡,天生一对奥威纳伉俪。土话言情,乡音异地,卿卿我我,互相勾引,恩爱伴侣,寸步不离。山氏身材,可称魁梧,肩背部非常发达,而且能负得起平常妇女不能做的重工作。每天她从乡间背回来许

多铅铁,同时,还要推着那辆破货车。车子里面,满载陶器,这就是老苏以叫换之名实行盘剥重利的幌子。山氏是天生做母亲的一位妇人,黑发红颜,富于健康的体质。皓皓般白齿,笑的时候才露出来,宽高好比杏仁。她何以到30岁还未嫁人哩?她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和大多数女子无异,要归根到“没陪奁”这三个字上面去。山氏的父亲老山八业,虽说不曾读过书,而他的举动,很像莫利爱的《守财奴》中的主角,只借不给幸福把人家的一位哈八公。老苏却不怕没陪奁的女子。话又说回来了,一个50老翁找配偶,还配得上讲条件,问女家有钱没钱吗?况且他娶了她过门之后,老苏要少用一个老妈子,这不也合算吗?自从结婚起,直至搬家为止,老苏不曾添置过什么家具,新房里全是旧东西。他从前有一张花板床。床上挂着绿哗叽床帏;一张衣柜,一架衣橱,一面镜子,一只台子,四张圈椅。以上家具,都从四面八方叫买来的,可以说是老苏动产中之不动产。衣橱的上层,放着日常家用的锡器,没有一个同样的,没有一件成双的。看了他们的卧房,可以推想到他们的厨房,不必再说了。老苏夫妇,没有一个读过书的,字自然也不识的了。可是不能说他们不会算帐,他们的生意兴隆与财源茂盛,完全是肚算精明的成绩。所以,没有受过教育,算不得什么极大的遗憾。老苏,他要买进一件东西的时候,心里早有了把握,计算这件东西将来卖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对本对利;假若老苏赚不到百分之百的好处,他认为是蚀本的买卖。他免去记帐算帐种种麻烦,实行现钱交易。他的本领真不小,他能记得住好多年前的事。一件东西,买到店里有四年或五年了,这都在他的脑筋里。他们夫妇俩,都能说得某件东西从某一地方买来,花了多少钱,丝毫不差。卖出门的时候,

对本对利，本上加利，利变成本，利上加利再加一成，把五年来本利一齐总和起来，然后，再卖去的。日常生活，老苏山氏，一唱一和。老苏有时出去旅行，搜集旧货。山氏一个人独留在店内料理家事，兼管店务。家事料理完了之后，她坐在一张坏木椅子上，照应店务。椅子背靠着石柱，山氏望着行人，来来往往；一面手执编织衣袜等物，一面看守废铜烂铁。有人来问价的时候，她讨价，人还价，她让价，人取货，她要一称再称，然后才毅然决然地将货卖出去呢。每天清早，天将蒙明，老苏起身、下楼、开门、启窗扉。狗儿也跳出来到街心打滚去了。停一会儿，姥姥也下楼来了，帮助他丈夫挂招牌。铃子、小钟、旧弹簧、破发条、古炮、老枪，以及各种各色的破铜烂铁，这都是苏家老店的商标，放在老邮局路及城心街转角的扶墙上，这也是天然的招牌座子。外人望着这家老店，不像发财的样子。其实，店里常存着两万法郎的货物，这是很寻常的事。钢铅金属器具以及大钟类，这都是值钱的东西。老苏从来不对人谈及他的财产，姥姥更讳莫如深。他老俩个收藏钱财的情形好比一个盗贼收藏赃物似地。这种情形，引起人家疑心他们在家内做犯法的勾当，挫埃古，磨路易，剪金银钱币的边子。山八业老铜匠死去的时候，老苏夫妇不曾开什么遗产清单。他岳父老山所遗留下来的铜器，都搬到他自己的店里去，后来卖出去了。他们夫妇俩，到处发掘，没有一个屋角，没有一寸土地，不被他们发掘过。发掘之后，检验过，他们以老鼠的智慧，来开发泰山的遗产。他们走过之后，那座房屋，真是赤身露体，好比一具骷髅，老苏每年上巴黎一次，每年年底12月，老苏必进京走一躺。他坐公车，行李同人，装在一起。街坊上明眼人推测老苏怕人家看出他有钱，所以偷偷瞒瞒坐公车上巴

黎去放款。后来人家渐渐知道苏家老店的内幕：老苏少年时代，有一个朋友，是巴黎五金大王之一，也是奥威纳人，老苏的同乡。著名的五金商却经手老苏的财产，储蓄在碧来莎克公司。碧来公司，就是社会极有名的组织，所谓黑帮的后台老板。黑帮的情形，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老苏想出来，听他们去组织的。不用说，老苏自然是其中台柱之一了。

黑帮主要人物，老苏，身材短小，体肤满肥，是一个矮胖子。貌相是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姿势是身经百战老当益壮。天生一副引诱顾客的面孔，帮助他做了不少盘剥的买卖。他那无关得失和说一不二的态度，帮助他尽量地讨虚价。他的相貌哩，发卷曲现波涛状，已见有金黑色的灰尘，脸上看不出健康的颜色，因为被碎麻子笼罩着了。可是额上不少贵气，仿佛是古典派的典型彼得圣人的前头，为画师所模范的人物，非常之粗率，非常之受大众欢迎。在耶稣门下，他要算最精密的使徒。老苏的那双手呢，宽厚方长，手掌中具有各种龟甲纹形的突起，显示他是一个不知疲劳为何物的工人。他的半身肖像，非常强固，表示一种筋肉有不可毁灭的力量。从来他不曾脱去过他那套赶市集赶庙会叫卖老苏的制服。先从脚上说起。一双带铁钉的大皮鞋，皮鞋内面，老婆手织的一双蓝袜子，可惜穿在里面，人家看不大见。下身穿一条瓶绿色的绒裤子。上身呢，一件格子布背心，背心上挂着银表的铜钥匙，银表一面用铁练子牢牢扣住，练子用得很久了，光滑得同钢的一样。背心外面，一件弧形短衣，与下身裤子是一套，上有须形的绒悬垂，左右飘动。颈周系着一根领带，是法国卢昂城出品花棉布做的，可惜被下须都磨擦得不成样了。至于星期与圣节日，老苏在这套制服上，加了一件栗色布大衣。这件大